

「懷風藻」與六朝詩中

之節候詩比較研究

劉向仁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隔海比鄰，早在漢代，已有交涉，隋唐之際，交通頻仍，遣隋使及遣唐使之派遣，促使中國文化大量東傳，舉凡文物制度、宗教禮儀，無不以中國為依歸。典籍的傳入、漢詩的盛況，更刺激了日本漢文學的興隆。群臣獻頌、文士諷詠，以漢詩相尚，竭力模倣，一時之間，蔚為風氣。其間收集成篇，留傳至今的有日本最古漢詩集「懷風藻」一卷。時承六朝餘風，未及規撫初唐近體，故集中所錄，多不出六朝古詩範圍。就內容而言，六朝詩中，遊仙、玄言、田園、山水、詠物諸題材，在「懷風藻」中亦留下了一鱗半爪的痕跡，然以特殊境異，其表現方式亦略有異同，今本文僅就其中的節候詩作一比較，以略窺彼時日本漢詩受我國六朝詩之影響。

一、懷風藻考述

「懷風藻」一卷，撰者不詳，「本朝書籍目錄」雖列其名，但未錄撰者。林道春「日本書籍考」云：「懷風藻一卷アリ、日本ニテ詩ヲ集タル書物の初ナリ、大友の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淡海公，其外歴歷の詩ヲ載セタリ。」其意試譯於下：「懷風藻一卷，日本詩集之初也，載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淡海公，以及各名人之詩。」然亦未具撰者之名。林春齋在「本朝一人一首」中認為係淡海三船所撰，岡白駒、伴蒿溪、伴信友等尾追其後，一致附合（註一

。然市川寬齋在編纂「日本詩紀」時則不同意春齋的說法。平出鏗二郎在「鏗集」中撰有「懷風藻は淡海三船の撰といふベキ也」(懷風藻是否爲淡海三船所撰)一文，亦辯駁春齋之說。另外，久保天隨、今田哲夫等人認爲撰者爲「亡名氏」。在衆說紛紜的情況下懷集撰者的身分更是亂如迷霧，疑竇叢生。如何抽絲剝繭，正本清源，可說是目前學者的當務課題，惜限於資料的不足，未能作進一步的確立，不過我們可在已知的條件下，略爲界定作者的身分。懷序云：「余以薄官餘閒，遊心文圃，閱古人之遺跡，想風月之舊遊，雖音塵渺焉，而餘翰斯在，撫芳題而遙憶，不覺淚之泫然，攀繆藻而遐尋，惜風聲之空壁，遂乃收魯壁之餘蘊，綜秦灰之遺文。」由此觀之，撰者此時必身爲朝臣，至於官階大小，却不必拘泥序中所言之「薄官」二字。由序中「想風月之舊遊」看來，撰者和集中某些作者的關係似乎相當密切，然而這些故人舊遊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以至於「音塵渺焉」，遙記當年盛況，「不覺淚之泫然」。由上所述，我們不妨作一大膽的推測，懷集中以長屋王爲首的譙集詩高達十八首，何以這些應酬詩會獨得撰者如此青睞？是不是撰者在「想風月之舊遊」下，不忍割捨，因而悉數錄之呢？此外，長屋王及其賓客也的確發生了一些變故，以至於「音塵渺焉」，撰者在翻閱舊時作品，睹物思人的情況下，自然是「撫芳題而遙憶，不覺淚之泫然」了。至於長屋王所發生的變故，其事可見於「續日本紀」天平元年條。

「懷風藻」撰成於天平勝寶三年(西元七五一年)，也就是長屋王死後的二十二年，撰者眼見昔日好友遭此橫禍，爲免「風聲之空壁」，對當日言笑縱橫，共聚一堂的作品自然是惜墨如金，難以捨棄。小島憲之云：「左大臣長屋王(天平元年—七二九歿)を中心とする詩苑の詩が多數みえることは注目すべき事實である。」(懷風藻中以左大臣長屋爲首的團體詩作，爲數甚多，頗值注目)(註二)。又云：「懷風藻の撰者は，長屋王と文學上の交際のあった，或は長屋王詩苑の詩が比較的容易に集められる立場にある官人某であつたとみなすよりほかはない。」(懷風藻之撰者，或與長屋王有文學上的往來，或是易於收集長屋王詩苑作品的達官貴人。)(註三)

至於「懷風藻」名稱的由來，序中有云：「余撰此文意者，爲將不忘先哲遺風，故以懷風名之云爾。」「懷風」之名早已見於「文選」，左太沖「魏都賦」云：

碩果灌叢，蘭木疎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

傅武仲「舞賦」云：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隨其剛。

陸機「文賦」云：

以述先士之盛藻。

李善注云：「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藻」原指美麗的水草，後引申為詩文中的辭藻。懷集之中往往文藻並用，如大友皇子傳云：

時譏者歎其洪學，未幾文藻日新。

越智廣江「述懷」詩云：

文藻我所難，莊老我所好。

石上乙磨呂傳云：

寫心文藻，遂有銜悲藻兩卷。

另外，懷序云：「攀擲藻而遐尋」。山田三方「秋日於長王宅宴新羅客」序云：「含毫振藻，式贊高風云爾。」此處的「藻」字均特指詩而言。石上乙磨呂的「銜悲藻」兩卷為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可能即據此命名。懷序文結尾云：「于時天平勝寶三年歲在辛卯冬十一月也。」相當於西元七五一年，我國盛唐時期（註四）。而中唐以前，中國詩集中不見以「藻」為書名者（註五）。日人文藻並稱，「銜悲藻」、「懷風藻」等詩集又以「藻」字命名，很可能當時日人以「藻」作為詩的美稱。故詩集名稱常冠以「藻」字。「銜悲藻」即為石上乙磨呂飄寓南荒時含悲詠志的詩作。「懷風藻」一則如序中所云為「不忘先哲遺風」而收集的詩作。

二、節候詩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仰觀天時，俯察星象，據四時節候以備農事，三月採艾，九月收穡，年中行事莫不以此為則。據「太平御覽」時序部所列重要節日有：(一)元旦。(二)人日。(三)正月十五日。(四)晦日。(五)中和節。(六)社日。(七)寒食。(八)三月三日。(九)五月五日。(十)伏日。(十一)七月七日。(十二)七月十五日。(十三)九月九日。(十四)臘日。(十五)小歲。

本節僅就六朝詩與「懷風藻」中「三月三日」及「七月七日」為論述範圍，藉以觀察「懷風藻」中此類節候詩與六朝詩中表現的異同。

(一)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又稱上巳節，其起源甚早，說法各異，不過到了魏晉南北朝，文人雅士趁此時節，聚集山旁水澗，詩酒助興，暢敘幽情，似已蔚成風氣。王羲之「蘭亭集序」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脩禊原屬官方宗教性的沐浴典禮，目的在媚神求福，祓除災禍（註六），至六朝時逐漸演變成流觴曲水，酒酣賦詩，純娛樂性的文酒聚會了。「古今圖書集成」中脩禊的記載，東漢有兩篇，魏晉南北朝有七十二篇，隋一篇、唐五十二篇、金一篇、明八篇，就作品數量而言，魏晉南北朝可謂空前絕後，凌駕各代，其時風氣之盛，亦由此可見。

日本史籍中對於三月上巳的記載首見於顯宗天皇元年（西元四八三年），相當於齊永明年間。

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註七）

「三月上巳」東渡日本似已形成宴飲之習。

二年春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是時喜集公卿大夫、臣連、國造、伴造為宴，羣臣類稱歲萬（註八）。

「懷風藻」中上巳撰飲諸作，更不見任何宗教的色彩，如謂老人的「三月三日」：

玄覽動春節，良駕出難容。勝境既寂絕，雅趣亦無窮。折花梅苑側，酌醴碧澗中。神仙非存意。廣濟是攸同。鼓腹太平日，共詠太平風。

原詩屬應詔之作，歌功頌德在所難免，這情形在六朝也極普遍，如顏延之詩云：「虞風載帝狩，夏謬頌王遊。」（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沈約詩云：「穆穆玄化升，濟濟皇階泰。」（三日曲水宴）、閔丘沖詩云：「今我哲后，古聖齊芳。」（三月三日）均屬此調。

上已禊祓，原為祓除不祥，迨魏晉南北朝，這些宗教儀式多式微不存，不過詩中仍可窺見一絲消息。

合樂華池，祓濯清川。（張華 太康六月三月三日後園會）

元古隆初已，濯穢遊黃河。（陸 機 三月三日）

百戲俱臨水，千鐘共逐流。（瘦肩吾 三日侍蘭亭曲水宴）

百戲階庭滿，八音弦調情。（陳後主 上巳玄圃宜猷堂禊飲同共八韻）

既有遊伊洛，可以祓溱洧。（陳後主 春色禊辰盡當曲宴各賦十韻）

「荆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時，有鬥百草之戲。」像前述詩中的祓舊迎新，百草之戲在「懷風藻」中完全付諸闕如。「上巳」在我國屬於全國性的節日，「後漢書」禮儀志有「官民皆聚於東流水上」之記載。東傳日本之後，可能僅流行於上層階級，民間的活動如百戲之類，則未引起迴響。不過現在日本於三月三日盛行所謂的「雛祭」，每逢此日，陳列各種精緻玩偶，以祈求女兒成長及美貌，可能即是曲水宴飲，祓除不祥的演變。

戒浴祓除必須臨水舉行，降及魏晉南北朝，宗教儀式雖已蕩然不存，不過宴飲遊樂依舊臨水舉行，相沿成習。這風氣在「懷風藻」中亦未曾改變，山田三方「三月三日曲水宴」：

錦嚴飛瀑激，春袖擘桃開。不憚流水急，唯恨盞運來。

此外，調老人「三月三日」詩云：「折花梅苑側，酌醴碧澗中」、背奈行文「上巳禊食」詩云：「竹葉禊庭滿，桃花曲浦輕。」均屬以水為鄰的景象。其中「唯恨盞運來」壹句更是上巳禊飲的特色，這種「曲水流觴」的形式，六朝詩中早已屢見不鮮。

長筵逶迤，浮觴沿沂。（顏延之 三月三日詔宴西池詩）

濛濛透迤，周流蘭殿。（謝靈運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

際渚羅時歎，託波汎輕綺。（謝惠連 三月三日曲水集）

時驚顧慕離合聲，輕波微動漾羽卮。（沈約 上巳華光殿）

六朝及懷集中這些上巳詩，若不是具有「曲水流觴」這種特殊形式，和一般侍宴應詔詩實相差無幾。篇中難見個人情志的流露，表現技巧也不如山水詩或詠物詩那樣雕琢細膩，繁富多變。

（二）七月七日

歲時節令中，最富神話色彩及浪漫氣息者，當推「七夕」。其中牛郎織女幽怨淒美的愛情故事，更是詩人筆下爭相歌詠的題材。早在「詩經」中已有「豉彼織女」、「瞭彼牽牛」的記載（註九），不過此時僅為星宿名稱，直到「古詩十九首」中牛郎織女才譜成戀曲。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這首詩藉牛郎織女河漢相隔以比喻世間男女相思之情，文句質樸，感情真摯，正如沈德潛「說詩晬語」所云：「無奇關之思，驚險之句。」這和六朝雕琢刻鏤的七夕詩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秋動清風扇，火移炎氣歇。廣欄含夜陰，高軒通夕月。安步巡芳林，傾望極雲闕。組幕繁漢陳，龍駕凌霄發。誰云長河遙，頗劇促筵越。沈情未申寫，飛光已飄忽。來對眇難期，今歡自茲沒。（南平王錄 七夕詠牛女）

古詩中僅以「脈脈不得語」描敘闊別的無奈，六朝時則以濃豔的筆調寫兩人的愛聚離傷，如蘇彥「詠織女詩」：「歡譔未及究，晨暉照扶桑。」、謝惠連「詠牛女詩」：「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王筠「代牽牛答織女」：「歡娛未絕，快忽成離異。」

「懷風藻」中之七夕詩除了牛郎織女的故事外，對七夕的習俗亦略有提及，如紀男人「七夕」詩：

覆鼻標竿日，陸腹曬書秋。鳳亭悅仙會，針閣賞神遊。月斜孫岳嶺，波激子池流。歡情未充半，天漢曉光浮。

七月七日曝曬衣物，其事見於「世說新語」（註十），至於七夕穿針，「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鑰石爲鍼，陳瓜果於庭院以乞巧。」此外，梁簡文帝、柳惲、劉遵、劉孝威均有「七夕穿針」詩。這些習尚在當時可能甚爲風行。

就表現手法而言，七夕詩大致採取平鋪直述的方式，首先點明時節，隨後描寫織女車駕，最後以離別悲愁作結。試舉懷詩以爲例：

雲衣雨觀夕，月鏡一逢秋。機下非曾故，梭息是威猷。鳳蓋隨風轉，鶴影逐波浮。面前開短檠，別後悲長愁。（懷
三三 七夕）

冉冉逝不留，時節忽驚秋。菊風披夕露，桂月照蘭洲。仙車渡鵲橋，神駕越清流。天庭陳相喜，華閣釋離愁。河橫
天欲曙，更歎後期悠。（懷五七 七夕）

「逢秋」、「驚秋」均表明時間。「鳳蓋」、「神駕」則描寫車駕。對於鵲橋的敘述有「鶴影逐波浮」及「仙車渡鵲橋」兩句。六朝七夕詩中有關鵲橋的描敘僅有瘦肩吾「七夕」中「倩語離鵲橋」一句，餘則不見。對於車駕的描敘則以晉王鑒「七夕觀織女」最爲繁富：

隱隱驅千乘，闐闐越星河。六龍奮瑞轡，文鏡負瓊車。火丹采瑰燭，素女執瓊華，絳旗若吐電，朱蓋如振霞。

牛郎織女短暫的聚會，最後仍不免分離的命運，「別後悲長愁」、「更歎後期悠」七夕詩的末句往往就在這種憂傷情緒下，流露出一股無奈。這和六朝七夕詩的表現手法如出一轍，甚至在詞句之間，「懷風藻」與六朝詩亦頗多類似之處：

金漢星榆冷，銀河月桂秋。（懷五三 七夕）

漢曲天榆冷，河邊月桂秋。（江總 七夕）

仙車渡鵲橋，神駕越清流。（懷五六 七夕）

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漢。（何遜 詠七夕）

昔惜河難越，今傷漢亦旋。（懷七六 七夕）

昔時悲離越，今傷河易旋。（梁武帝 七夕）

七夕詩與詠物詩頗為相近。詠物詩題材廣泛，可任意歌詠，七夕詩則以牛郎織女為主要對象。前述「三月三日」詩與一般春宴詩無異。大體而言，與公議有關的題材，如詠物詩、節候詩，「懷風藻」與六朝詩多表現相同的風貌。

三、結語

「懷風藻」為日本最古之漢詩集，集中作者醉心摩擬，步趨六朝，然多為情造文心篇，少吟詠情性之作，或典述恩榮，或池苑宴飲，酒酣操筆，率爾診韻，加以競才鬪藻，撮引古事。雖竭力模倣，然僅得形貌之末，缺乏婉轉曲折之韻致。約而言之，「懷風藻」之特色有以下數點：

(一) 篇幅短小，用字匱少。

(二) 對偶排比，驅辭逐貌。

(三) 君臣酬唱，褒德顯容。

(四) 撮引古事，襲取舊章。

前人評論「懷風藻」亦多著眼於此。日人久保得二云：「試讀懷風藻詩，殊感幼稚而全無興趣。」（懷風藻解題）、梁容若云：「吾人讀此集所感者為文學之模擬形式，並非甚難，而發揚創造，肇新生命，其途徑當另有在。」（中國文化東漸研究）、鄭清茂云：「懷風藻的詩還相當幼稚，最好也只能算是成功的仿製品而已。所以往往徒具形式而缺乏內容。」（中國文學在日本）就藝術技巧而言，確如前人所述，懷集尚未臻成熟，然其價值並未因此而貶抑，其影響後世，約有下列數點：

(一) 承先啓後：

「懷風藻」之前雖有「宇合集」及「新悲藻」，但皆亡佚不傳，故「懷風藻」為日本現存最古漢詩集。時值草創之初，雖未脫六朝習氣，然開啓後代漢詩之先聲，功不可沒。岡田正之云：「設無萬葉集，即無由接古歌之英華。設無懷風藻

，焉徵古詩之精華。」（日本漢文學史）推崇備至，視「懷風藻」爲日本漢詩不祧之祖。

〔二〕開拓詩境：

「懷風藻」規撫六朝詩風，朝紳貴族不免附庸風雅，文酒爾唱，以顯才藻，開後世公議詩之先河。平安時代勅撰三集中之行幸、宴集、餞送之作，均屬懷集公議詩之嫡傳子孫。此外，「七夕」、「詠物」甚至「豔情」詩爲後世提供絕佳詩材。寫景敘情之作，如對梅柳的歌頌，亦爲前所未有的現象。

〔三〕印證史實：

「懷風藻」內附有作者小傳，其中有未見於國史，或與國史有出入者。林鶴峯撰「本朝一人一首」多取於此，「本朝通鑑」、「大日本史」亦據爲史料，頗資參照。

由「懷風藻」中可見上代日人模擬之跡，唯妙唯肖，不免令人嘖嘖稱奇。其間遊仙之思、山水之勝，看似頗得六朝風貌。詠物之篇、宴集之作，亦率多雷同。然取六朝詩人列傳，及其詩傳相互印證，但見郭璞坎壤詠懷，思託玄遠，淵明隱逸田園，菊酒賦詩；靈運懷才不遇，寄情山水，諸人詩中，每見性情流露，此與懷詩千人一面，徒務模倣，自不可同日而語。

附註：

註一：參見岡田正之「近江奈良朝の漢文學」。

註二：見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

註三：同註二。

註四：明高棅「唐詩品彙」自序文中，將唐詩分爲四期，此爲便利稱呼，亦遵其法。盛唐從玄宗至肅宗（七一—三—七二六），共五十年。

註五：見小島憲之校注之「懷風藻」頁六。

註六：「周禮」春官：「女巫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韓非子」「十過」云：「吾恐將令其宗廟不被除，而社稷不血食也。」

「由此看來，祓除原為官方宗教之儀式。」

註七：見「日本書紀」。

註八：同註七。

註九：見「詩經」大東篇。

註十：「世說新語」排調篇：「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曝書。」又竹林七賢論曰：「七月七日，法當曬衣。」

參考書目

懷風藻 小島憲之注 岩波書店

懷風藻 杉本行夫注 弘文堂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編 世界書局排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 清嚴可均編 世界書局排印本

詩經 藝文印書館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三國志 晉陳壽撰 藝文印書館影印二十五史本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同右

宋書 梁沈約撰 同右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 同右

梁書 唐姚思廉撰 同右

陳書 同右

古事記 岩波書局

日本書紀 同右

- 續日本紀 岩波書局
大日本史 同右
日本通史 大日本雄辯會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撰 世界書局排印本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編 西南書局排印本
太平御覽 宋李昉編 新興書局影印本
古今圖書集成 清蔣廷錫編 文星書局影印本
文選 梁蕭統編 藝文印書館
日本詩紀 國書刊行會編 東京圖書刊行會
詩品 梁鍾嶸撰 文史舊出版社
文心雕龍 梁劉勰撰 開明書局
中國文學發達史 劉大杰撰 中華書局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林庚等編
六朝詩論 洪順隆撰 文津出版社
由隱逸到宮體 洪順隆撰 河洛圖書出版社
澄輝集 林文月撰 洪範書店
山水與古典 林文月撰 純文學出版社
中國文學在日本 鄭清茂撰 同右
中國文化東漸研究 梁容若撰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日本漢文學史 丁策譯 正中書局

「懷風藻」與六朝詩中之節候詩比較研究

日本漢文學史 岡田正之撰 共立社書店

近江奈良朝の漢文學 岡田正之撰 東洋文庫

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 小島憲之撰 塙書房